

74 西方悬念小说经典

耿晓谕 主编

秘室

MISHI

雷武玲 耿晓谕 屠克
译

Xifang Xuannianxiaoshuojingdian Mishi



*Zhubian
Geng xiaoyu*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西方悬念小说经典

耿晓谕

156824

114

20

秘室

雪武玲

耿晓谕

屠

克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秘 室

主 编 · 耿晓渝
译 者 · 雷武玲 耿晓渝 屠克

出版 发行 ·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：300020

经 销 · 新华书店

印 刷 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$12\frac{3}{8}$ 字数 280000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000

ISBN 7-5306-2691-4/I · 2405 定价：17.5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此集共收四部西方悬念小说经典,包括雷恩哈特的《密室》,哈默特的《飞鹰》、《瘦子》、克里恩的《追踪线索》,既有发生在哥特式古堡中的神秘案件,又有越洋追踪一只“古鸟”的神奇“旅程”,案情错综,情节跌宕,人物鲜明,文笔流畅,极具可读性。

颤栗的快感(代序)

耿晓谕

客厅里，两个人正在对话。

“你对此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我无法解释，我也不打算不懂装懂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那纯属超自然的现象了？”

“我们本来对什么是自然——它的力量和界限——就搞不清楚，又怎么能断定什么是超越它，什么不是超越它呢？”

“那你相信确有其事喽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从不怀疑这一点。”

周围的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

“是鬼故事！”一个人喊道，“啊，太棒了，给我们讲讲吧！”

“呃，不，”另一人说，“我会整夜睡不着觉——不过我还是太想听听了。”

小的时候，常听人讲神秘莫测的兔子的故事。这种兔子，你只要能用帽子罩住它，或是抓住它的耳朵，不让它接触地面，它会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要求。后来我养过两只兔子，现在我相信，那么做是为了克服这一动物在我心里留下的恐惧。那时候，尤其

是傍晚或夜间，大人们总爱给我们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。周围静悄悄的，间或能听到蟋蟀的吱吱声，或远处的犬吠声。月亮在云中穿行，有时半天也露不出面来。正凝神聆听之际，偶尔会吹来一阵微风，使得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。听到最关键处，有的孩子会“哇”的一声，用手捂住耳朵。但他很快就会把手放下或松开，谁也不愿意漏掉最精彩之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幽灵或鬼魂的恐惧消失殆尽了。然而今天，当我面对这些故事时，我又获得了童年时的颤栗。这些故事远非儿时听到的那些所能相比，它们曲折、生动、引人入胜。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尽管被吓得头皮发紧，身体收缩，但还是忍不住要看下去。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？很难解释清楚。不过，可以肯定地说，这种心理是人与生俱来的。我姑且称之为“快感”。那么，人对一些可怕的场景趋之若鹜，恐怕就是要得到快感的满足。

除了幽灵小说，这里还收集了上乘的神秘、悬念和哥特小说。读者对前两种都不陌生。至于哥特小说，它是18世纪末流行在英国的一种小说。它描写恐怖、暴力、神怪，以及对中世纪的向往。故事通常发生在哥特式建筑，尤其是阴暗、荒凉的古堡之中。小说情节恐怖、离奇，富于神秘气氛。这里收集的是三部非常著名的哥特小说。

或许有人认为这些作品纯系消遣之作，没有什么文学价值。但我可以随便列举一些作家，这里收有他们的作品。如威尔斯、柯林斯、吉卜林、史蒂文森、亨利·伍德夫人、丹尼尔·迪福、盖斯凯尔夫人、玛丽·雪莱、狄更斯等等。他们以卓越的技巧，把理智与狂妄、怪异气氛与日常现实掺为一体，使神秘故事远远超过只供消遣的水平。鬼怪、幽灵、闹鬼的房屋等在他们笔下都显得

极为真实可信。

这套书的诞生经历了很长时间，因为我们要反复筛选，把最具可读性的作品呈给读者。另一个原因是，很多故事只能在白天翻译和抄写。晚上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有惊人的勇气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一扇总也关不上的门、一个已死多年人的突然造访，或是你床下的细微的呻吟声等等。它的译者每每被惊得不寒而栗、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，大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为了达到最佳效果，建议读者只在夜深人静时阅读。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不过，如果读的过程中你害怕了，你可以给朋友打个电话谈谈你刚读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找家人跟你一起读。这是经验之谈，因为我常常这么做。另外，尽量不要给孩子讲这些故事。总之，你要当心，这是些非常要命的书。

目 录

颤栗的快感(代序) 耿晓谕(1)

追踪线索 莱顿·克里恩(1)

瘦 子 达西尔·哈默特(45)

秘 室 玛丽·罗伯特·雷恩哈特(140)

飞 鹰 达西尔·哈默特(252)

追踪线索

莱顿·克里恩

寒冷的下午，阳光把大道两旁的树影拉得老长。萨姆·贝克特打开古老的希格比别墅的大门，把拖拉机开进田地。

事情发展得真快，就在昨天晚上，希格比一家才停止争吵，决定把庄园卖掉。约翰·法恩海姆，房地产经纪，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去见贝克特。几个小时以后，贝克特再次巡视了这坐庄园，然后作了签字手续。他把自己的马匹带进希格比庄园。现在他决定耕犁这些田地。如果他不困倦，他会一直工作到午夜，甚至更长。

那幢古老的别墅坐落在田野的中心，别墅周围是阴森森的树林，一条土路穿过田野直通别墅的大门。但对贝克特来说，这古老的房子没有什么用，修理它的费用说不定会高于它本身的价值。

他落下犁子，然后发动拖拉机。黝黑肥沃的土壤翻成一条条光滑的犁沟。低处的黑云在头顶移动，而西方，落日把云彩染成了红紫色，这就是南加利福尼亚冬季落日的景象。

拖拉机的马达声稳实而耐重。贝克特一直注视着犁沟，看上去像进了梦境。他没有注意到时间正悄悄地流逝。寒冷的夜气

侵袭着他的脸和手，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草地和耕作的土地间的地带。

田野里的马匹看上去很兴奋，可能是因为它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。它们在田野里四处奔跑，有时踏上刚刚翻起的湿漉漉的土壤。

不久，月亮从云层后面升起来，亮光穿过缓缓移动的薄云，显示出这个黯淡世界里的物体的奇异的轮廓。

耕地右侧有一个马铃薯袋似的东西。萨姆·贝克特揉揉眼睛，举目眺望。他停下拖拉机，僵硬硬地从座位上爬下来，穿过犁沟，慢腾腾地朝那东西走去，心里想着它能马上消失。但是它没有消失。贝克特走近时，觉得它比刚才更暗更坚实了。他看到一双高跟鞋，两条腿，一件裙子——这是一个年轻女人，脸朝下趴在刚刚翻犁起来的泥土上。

“喂！”他喊道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摸摸她，还有些温暖，但她的身体却很奇异而且毫无生气。突然他将手缩了回来，他感到粘乎乎的。在微弱的月光下，它看上去很黯淡。

萨姆·贝克特朝拖拉机奔去。他爬上座位，开动拖拉机，以最快的速度朝大门驶去。他的思维正与疲劳作战，他想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没想到看一看当时是什么时间。

行政司法官比尔·埃尔敦结束了工作，他点上一支烟，在那张老式的扶手椅上坐下来，顺手拿起一张报纸。他还不准备回家。有时他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，而且，如果他妻子的妹妹多丽丝来看他们的话，他总是很晚才回去。今晚多丽丝就在他们家里。

司法官可以和多丽丝相处得很好，因为他给自己制定的准则就是和每个人融洽相处。但是他很谨慎，总是尽可能地避免见她。多丽丝觉得她的姐夫太“懒散”了，她一有机会就给人这么讲。她有一双鸟儿似的明亮、尖利的小眼睛，而且她的舌头总是喋喋不休。

司法官满头白发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一副文雅、悠闲的样子。精力充沛的小姨子对他很是不满。她认为男人应当有气魄有劲头。最近她一提到他就说那“老头”如何如何，平均每小时要说五六次。

司法官瞟了一眼报纸的大字标题，他注意到希格比一家已经达成一项协议，而且有一笔买卖正在交易中。比尔·埃尔敦知道，买主一定是萨姆·贝克特，他的土地和希格比庄园是相邻的。

司法官把前页浏览一遍，翻到内页读“人物专栏”。事实上，他对当地的人了如指掌，他知道的新闻远比当地报刊印刷的要多。当他看到艾莉斯·法恩海姆已经离开这个城镇作长期旅游时，他的表情变了。这意味着她和约翰已经分居了。几个星期以后，艾莉斯的旅游将宣告他们已正式分居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“你好，司法官！”对方的声音非常焦急，“我是萨姆·贝克特！我这儿有一具女人的尸体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死了多久了？”

“我想是有人捅了她一刀，我刚刚发现。”

“你什么都别碰，我马上就到。”

法院距贝克特的庄园有十英里，司法官发动汽车赶到出事地点刚好用了十分钟。萨姆·贝克特正在等他。显然他是震惊了，看上去非常慌乱。

“你看到什么了，萨姆？”

“一个姑娘脸朝下趴在那儿，就在我刚刚犁过的地上。金黄色头发，身体苗条，不超过二十岁，就这些。她衣服也很漂亮——后背有一个孔，看上去像是被人捅死的。”

“你在她身边留下什么痕迹了吗？”

“我只是朝她走了一趟。”

“很好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萨姆·贝克特急促不安地说：“我正在犁地，她就躺在那儿，没有人留下任何痕迹，如果有人杀了她，她一定会……”

司法官爬上拖拉机。“好的，萨姆，咱们去吧。”

他们来到别墅，司法官打开大门。“萨姆，尽量把拖拉机沿原来的路线开。”

贝克特顺着刚才留下的那个车印把拖拉机开回耕地。他们来到出事地点，车灯照着那个躺在刚刚翻犁起来的田地上的女人，显示出一幕沉闷可怖的景象。

“那些脚印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我的。”

“没有别的什么脚印了，萨姆。”

“我注意到了，”萨姆心神不安地说，“我已经告诉你没有任何痕迹。”

“她不是从这儿跑来的，萨姆。”

“嗯，我想她一定是被人刺了，然后开始跑的。她穿过田野，摔倒在第一道犁沟上。她没有力气了，就死在这儿了。当时我正

犁地，第一圈过来的时候我没看见她，这以后当然更不容易觉察到她了。”

“第一圈你怎么会看不到她呢？”

“当时月亮还没出来，我一直看着前轮边的地，一直往下看，因为我想犁得直直的。”

司法官从拖拉机上爬下来，很小心地沿贝克特踩下的脚印往前走。他朝那尸体俯下身，打开手电筒，在那僵直的身体上来回移动。他探一下她的脉搏，已经停了。他站起身朝拖拉机走去。

“萨姆，把拖拉机开回去，还沿着原来的车印，开到硬地上停下来。”

到了硬地上，司法官跳下来。他打开手电筒，贴近地面，慢慢地移动，仔细查看每一片草叶。

“没有血，”司法官说。

“可能我已经把有血的地方给犁了。”

“有可能。但如果这女孩是被人捅了以后开始跑的，她的裙子上应该有血迹，但只有上衣上有。”

“天哪，对了，我没想到这个！”

“听着，萨姆。你马上回去给帮办奎兰先生打电话。告诉他带上相机，然后跟验尸官联系。我就等在这儿。”

“好的，”贝克特说。他的声音显露出他很乐意离开这儿。

“给乔治·奎兰打完电话以后，你最好把拖拉机开回来。我想站在上面把尸体的位置和那些脚印拍下来。”

“那些不过是我的脚印，”贝克特说。

“行了，你去吧。”

贝丽尔·奎兰，帮办的19岁的女儿，在电话机旁守了一个

多小时了。罗伊·贾斯珀要从比克斯仁堡打电话给她。电话响了，贝丽尔一把抓起来，用那种对待男友和男宾的甜蜜的声音道：“你好！”

接线员问：“有一个贝丽尔·奎兰小姐的长途，她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

罗伊·贾斯珀的声音非常激动。“你好！你好！”

“罗伊！”

接线员事务式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：“3分钟请付25美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贝丽尔听到罗伊的声音。“我已经搞到消息了！我明天回家！”

“太好了，罗伊！”

“高兴见我吗？”

“噢，当然，罗伊！”

“明天跳舞好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贝丽尔滔滔不绝地讲着，直到接线员再次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3分钟已经到了。

罗伊马上说：“再见，宝贝儿。”电话挂上了。

贝丽尔拿着电话呆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把它放下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电话又响了。贝丽尔拿起来，她听到一个男人深沉的声音：“我要乔治·奎兰先生，快些！有一桩凶杀案！”

“请等一下，”贝丽尔说。“爸爸，有人找你！”她喊道，“他说有一桩凶杀案！”

奎兰拿起电话，听到萨姆·贝克特焦急的声音。他提了几个

问题然后说：“我尽快赶到那儿。”

萨姆·贝克特在拖拉机上装了一盏高效灯。几个人检验着尸体。他们一致认为没有脚印。相机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拍下了尸体及其周围的地面。

“喂，吉姆，”司法官对验尸官詹姆斯·劳兰说，“你可以移动她了，可怜的孩子，她最多不过十九或二十岁。”

“刺伤在后背，”劳兰用验尸官的职业式的语言说，“而且凶器也不在这儿。这是一桩凶杀案，比尔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验尸官显得迷惑而急躁。“没有人能在这么松软的地上杀掉一个女孩儿而不留下任何踪迹。”

“嗯嗯，”司法官表示同意。然后他提高声音说：“大家都听着，离开的时候都爬上萨姆的拖拉机。我不想让你们在这片犁过的地上留下脚印。明白吗？”他又低声对萨姆·贝克特说：“一小时以后回来把我接走。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。你往返几次。第一次把尸体运走。”

贝克特点点头。比尔·埃尔敦在黑暗中走去。他嘴上的烟头儿不时地闪烁。然后掉在地上熄灭了。

司法官蹲在地上，像一个牧童。他看着萨姆·贝克特的拖拉机慢慢地穿过田野朝大门驶去。停在那儿的几辆汽车发动了，车灯射出几道光束，血红的尾灯渐渐消逝了。

慢慢地，整个田野变得一片寂静，偶尔有一点细小的声音。司法官身后不远处有一匹马在走动。

当田野再次黑下来、沉静下来时，他站起身，向围绕着那古老别墅的树林慢慢走去。他踏在草地上的脚步没有一丝声响。他

在树荫下向前走着，静得像一只猫。他发现一个很好的位置，于是他再一次蹲下来，等待着。

一只鸟突然惊叫起来，打破了夜的沉寂。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微弱的声音从他右侧的落叶里传来。有二十分钟，他蹲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听着黑暗中的声音，直到那些小动物告诉他想知道的东西，然后他站起身，继续往前走。

这座古老的房子的所有的门都关着，窗子也用木板挡着。司法官小心地打开手电筒，察看一下前门，然后又绕到后门。两扇门都关着，而且落了锁。但是在侧门上，锁周围有些斑点，显然最近有人打开过这扇门。

他推开门走进去，穿过积土厚厚的过道走进起居室。一只老鼠在手电光下逃走了。

老马汶·希格比是一年前死的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家里就一直争吵不休。但是没有人住进这幢房子，也没人关心它。现在这间起居室一片狼藉。老鼠在家具里安窝，地板上是厚厚的尘土，墙上的画凌乱不堪。

马汶·希格比生前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老板，他从非常兴旺的建筑生意上捞了大量的钱财。他的妻子已经死了，而且他们没有孩子。但希格比有一个妹妹卡洛塔和两个弟弟奥斯卡和罗伯特。他们三个经常为希格比的财产大吵大闹，而事后总是把这幢房子忘得一光二净。

司法官弯下腰，把手电筒贴近地板。他看见满是尘土的地毯上有好多脚印。他仔细研究了这些脚印。他看到有一个女人的脚印，而且至少有一个男人的脚印。他们在这里走来走去，脚印混杂在一起。这些脚印显示出在这儿走的人毫无目的，就像月光下的老鼠的狂欢舞。

这座古老的房子可以告诉人们很多事情，司法官心想。希格比生前有许多秘密——与女人、政治和生意等有关的秘密。从前，约翰·法恩海姆曾经给《罗克维尔报》写了好多愤怒的信件，指责希格比在一所大学的建筑生意中的卑劣行为。但突然间整个事件一下平息了，似乎希格比迷惑女人的魅力对他的政治敌人也同样具有效力。

司法官谨慎地穿过其他房间。他的手电筒无论照在哪儿，都可以发现尘土上的同一种脚印。

厨房里，有人曾小心地把桌子上的尘土擦得干干净净。他在桌子上发现几张纸、面包屑、口红和银制烟盒。桌子的另一头有一道焚烧的痕迹，大约两英寸长，旁边是烟灰，显然那烧痕是燃着的香烟所致。

他检查了一下地板。桌下有一根燃过的火柴，还有两根烟头，其中一根上留有口红印。

埃尔敦捡起那只烟盒，把它翻过来。他看到上面有一颗心，一支箭射穿了这颗心，心的两端有两个字母，一端是 R、另一端是 B。

埃尔敦很细心研究了这只烟盒，然后照原来的样子放回去。他转过身，像进屋时那样走出去，并且小心地关上了门。

奎兰先生家的电话响的时候已将近十一点了。贝丽尔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经过母亲的门前时她喊道：“我来接，妈妈。”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。”

贝丽尔跑到楼下，拿起电话。“对，你好。我是贝丽尔·奎兰。”

司法官慢吞吞的声音传过来：“你父亲在家吗，贝丽尔？”